

LOVE AND WAR

JOHN JAKES

(美) 约翰·杰克斯

卢佩文 隋丽君译

抒写南北乱世情最佳小说
80年代风行全美畅销巨作



战争与爱情

没有哪部作品以如此充沛的激情描绘了男人女人在血与火中的爱和恨

英雄落泪

美人泣血

动地惊天



悲怆惨烈

LOVE AND WAR

ROMAN PIARSKI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PART



战争与爱情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PART

THE FIRST PART

12.45/5X1 223221

89.11

外国通俗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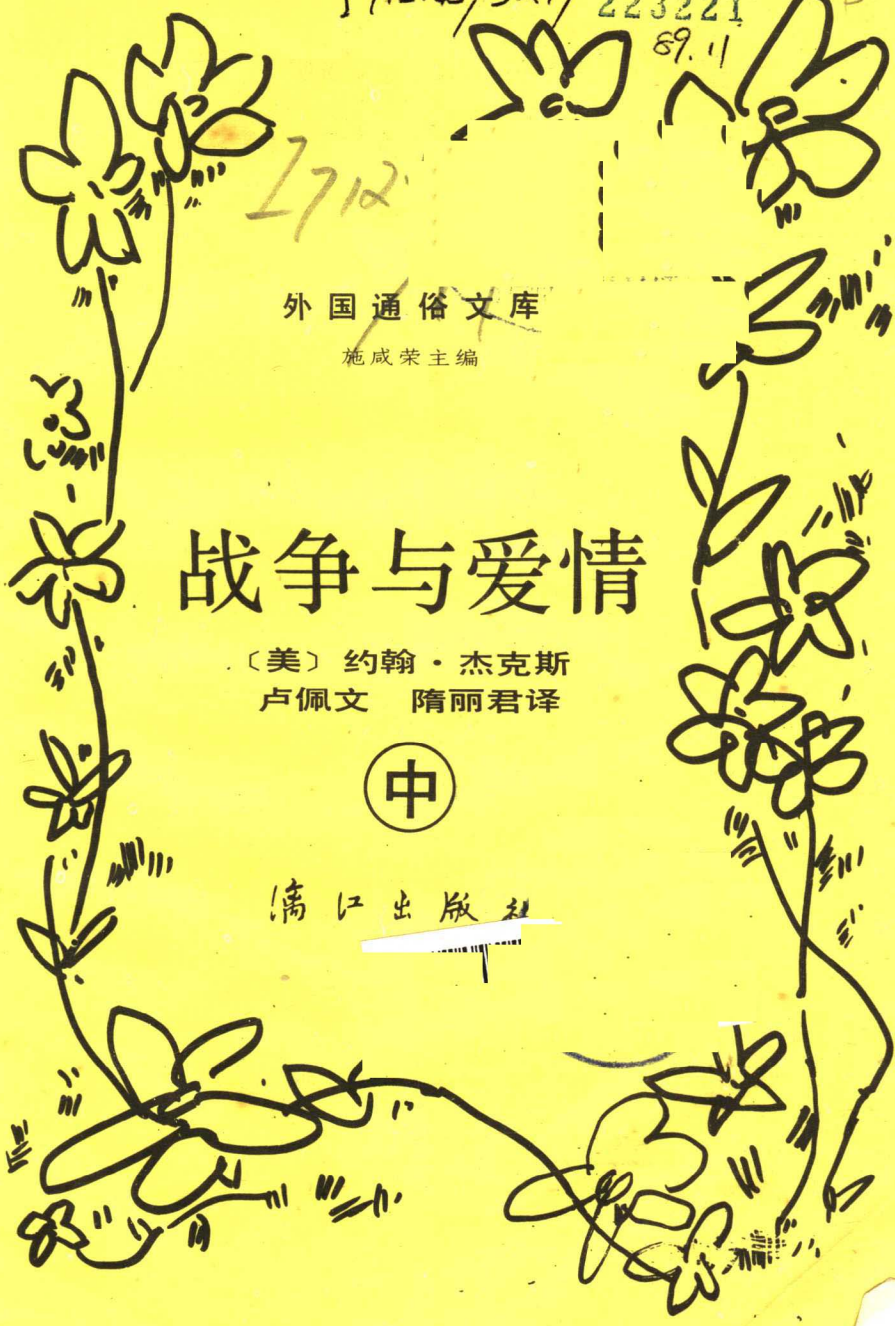
施咸荣主编

战争与爱情

〔美〕约翰·杰克斯
卢佩文 隋丽君译

中

漓江出版社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 外国通俗文库 •

战争与爱情（中）

〔美国〕约翰·杰克斯

卢佩文 隋丽君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125 插页4 字数34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850册

ISBN 7-5407-0408-x/I·312

定价：5.55元



查尔斯第四次砍中对方，那下士才落下马来，左腿套在马镫上就滚下山去……（785页）



本特持枪猛地撞进屋内。“你是什么人？”床上一个瘦男人喝道，身旁是一白一黑两个裸体女人。（791页）



“我是他妻子，让我进去，他不太正常……”朱迪思用力推开穿蓝军服的俘虏，心中充满绝望。（965页）



他刚尖叫几秒钟，中士就把通红的烙铁搁到了他的脸上……（1029页）

·55·

到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结局看来已经临近。每天早晨，奥里起身后喝着寄宿处供应的用炒焦的玉米煮成的又浑又带一股难闻的气味的咖啡代用品的时候，都面对这个事实。自从新奥尔良失守以来，连糖也没有了，只能喝淡的。

和里士满所有人一样，奥里一面办公，一面听着把全城的窗户都震得咯咯响的炮声。他暗自庆幸马德琳至今还不能前来；他母亲恢复得很慢。他接到来信知道她突然中风的时候大吃一惊，不料麦克莱伦的炮火反而令他从忧心变成了宽心。

回想起来可笑复可悲，这里的报纸2月份还大吹大擂说在西南部打了胜仗，亚利桑那已成为邦联的领土，尽管这个州的四至在十万人里没有一个说得清楚。既然亨利堡和唐纳逊堡已经陷落，天晓得在西南部找一个据点还有什么用处。那两个堡陷落后，奥里的上司兼朋友本杰明调到了国务院，因为总得有人承担这个过失。本杰明总算渡过了风浪，没有遭灭顶之灾。

接替他的是乔治·伦道夫，办事认真，弗吉尼亚名门出身，在法律界卓有名声，近来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经验，曾在

马格鲁德麾下指挥过炮兵。但是，他在出长陆军部以后对整个部的情况也无能为力。真正的陆军部长在总统府里，这一点现在已是家喻户晓。

第10号岛已经在上个月失守，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守卫力量因之大为削弱。北军还攻克了诺福克，南军在绝望之下凿沉了“弗吉尼亚”号这艘已带传奇色彩的军舰，免得他给北军俘走。

4月份又出了一件事，更能说明邦联穷途末路。戴维斯批准了一项法令，征召十八到三十五岁的白种男性全部入伍，服役三年。奥里明白此举已属必要，所以听到无论是街上的浪荡汉还是州长都异口同声诟骂总统时，不免代他气愤。有两个州长甚至说，管他娘的法律不法律，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州愿意留多少人就留多少。

麦克莱伦已经在附近对里士满张牙舞爪。他究竟作何打算尚不清楚，但是既然兵临城下，里士满当然人心惶惶。戴维斯已经把家眷送往罗利。杰克逊在川地一带仍然捷报屡传，但是并不能缓解里士满随时可能遭到雨路夹攻——一路来自半岛，一路来自北面——的忧患。

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四，城内气氛愈形紧张。包括“莫尼托”号在内的五艘联邦军舰从詹姆斯河溯流而上，到了离城只有七英里的德鲁里高地。温德的喽罗们在大街小巷和酒馆里拉壮丁到詹姆斯河上去筑桥，以便利通往对岸筑有工事的地带。一阵阵震动了里士满所有房子的窗户的炮击终于把联邦的军舰赶远了，可是行将束手就擒的惊悚气氛，虽然只有几个小时，却是谁都不能忘记的。

在德鲁里高地事件以后，奥里每夜只睡得着一、两个小时。随着危机气氛的加重，他开始怀疑自己作为一个清醒的人

是否适合担当眼下的差使。受本杰明之托，他到温德将军那里去找一个仆人的下落，这人是在温德的喽啰们拿着枪拉壮丁造桥的时候不见的。宪兵司令否认有用枪口逼人造桥的事，对奥里的探询置之不理，甚至根本不想掩饰他的而今已经根深蒂固的敌意。自从奥里到任以后，这两人每个月至少吵上一顿架。

难民不断涌进城里，有的是步行来的，有的驾着拉着形形色色的车辆，进城后或是宿在国会广场上，或是找到主人已经乘火车、马车或者步行离城的房子破门而入。奥里听说艾什顿不肯离去，不觉减少了一些对她的厌恶，不过少也少不了多少。

城里人口膨胀的另一个原因是军人，有从奇克哈默尼防线送来的伤兵，也有用枪或者刀自己把自己弄伤后逃离战场的人，究竟谁是谁，很难说。这些人穿着破旧的灰军衣，裹着又是血又是脓的绷带，饿得脸黄肌瘦，带着一身臭味象幽灵似的到处晃悠。城里的女人有些动了怜悯之心，给些救济，有些把他们斥之门外。各种车辆在城里进进出出，车轮滚动声白天黑夜不绝于耳，把窗户震得咕咕咯咯，听着难以入眠。

奥里在温德一伙办公的松木房子里又碰了一次壁。这次是应伦道夫部长的要求去的。伦道夫家在里士满附近有个大农场。他有个也是农场主的朋友，曾经拒绝按宪兵司令规定的低兼价格出售农产品，还愤愤然写信给《里士满辉格报》，说温德对百姓威胁之大甚于麦克莱伦。于是，有天晚上他在交易所给抓走，进了卡里街上一座破旧厂房，那是温德用来监禁他认为妖言惑群、妨害治安的不良分子的。

奥里到那座松木楼房去要求释放这个人。他的姓名通报进去了，但是将军不愿见他，叫他去同一个办事员谈，这人

是个除了衬衣之外上下衣裤一身里的瘦子。

他名叫伊斯雷尔·昆西，模样与其说象马里兰铁路上的侦探，不如说更象马萨诸塞的牧师。他显然因为象奥里这种身份的人也不得到他简陋的小隔间里来求情而感到得意。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们办公室不能发释放令。这个人惹恼了温法将军。”

“将军的荒唐的税率不但惹恼了里士满一大半人，昆西先生，而且也惹恼了伦道夫部长。城里急等着周近农场送吃的来，可是按照你们这里规定的价格谁也不肯卖。”奥里停了一停。“你的答复是不行？”

昆西朝他微微一笑，黑眼睛显得很温和。紧接着，眉梢嘴角露出了笑容背后的恶毒。“一点不错。不行，中校。部长的朋友要留在雷霆堡里。”

奥里站起身子。“不，不会。部长有权越过将军下令，而且一定这样做。他想尊重你们的面子，可是你们不愿意。一小时内我就能让那个被关押的人走出牢房。”

他正要离开小隔间，身后传来昆西生硬的话声，便又停下了步。“中校，想一想再做吧。”

奥里简直不能相信，转过身来，见对方一脸傲慢。他忍耐不住了。“你们自以为是什么人？竟敢对自由公民使用恐怖手段，压制一切与你们不同的意见？凭上帝的名义，我们决不容痞子无赖在邦联横行霸道。”

昆西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再次提醒你，中校，别轻视我们机关的权威。你可能很快也需要我们开恩。”

“想威胁我。昆西先生。我一只手就能把你揍在地上。”

四十五分钟后，雷霆堡里少了一名囚人。但是，对另外许多人他无能为力。至于那个一身黑衣服的蛮横的小流氓的

警告，他根本没放在心上。

在恐慌的气氛中，5月行将结束。奥里在陆军部监督着手下把簿册、卷宗收拾起来装箱。费尔奥克斯战役差不多就在里士满的门口。麦克莱伦笨手笨脚击退了邦联的反攻。南军的约翰斯顿在战役中受伤，二十四小时后便由那位被滴的总统前军事顾问回来接替了他的职务。

“李老太”是首次执掌北弗吉尼亚集团军。人们对他的信心并不大。装箱工作更抓紧了，一列特别列车昼夜不熄火等待着，准备在敌军最后攻破李军防线的时候把财政部的黄金运走。为装箱工作忙得汗流浹背的奥里听到谣传说温德的部门打算对他下手，详情不得而知。他记起了昆西的威胁，精神更加紧张。他感谢上帝没让马德琳到这里来面对危险和疯狂。

“求求你了，”女人说道。

女人三十岁不到，但是看上去老得多，溅满泥巴的衣裳发出一股臭气，膝旁依着三个象饥饿的小耗子似的孩子，身后躲着一个满口坏牙、头上系一块红帕的黑种少女。

庭园里花草茂密，枝叶窸窣瑟瑟往下掉着水珠。一小时前，也就是大约6点半钟的时候阵雨才停。这片园子二十英尺见方，牵藤攀枝，一片绿色——几乎太茂盛了。有十级台阶通向屋子。在台阶顶上，艾什顿站在鲍威尔身后，一只手掌按在他穿着亚麻衬衣的背脊上。

作为对那个女人的回答，鲍威尔拉上了左轮的扳机，这

声响令艾什顿吃了一惊。

“求求你，”女人再次恳求，声音有气无力，充满绝望。

“我们是从梅卡尼克斯维尔来的。北军离得太近了，我的男人跟着老杰克在山谷里。我们没有地方可去。这门开着——”

“几个黑鬼昨夜把它弄开了想进来住。我不要他们，一样也不要你们。从来的路上滚吧。”

一个孩子拉拉女人的裙子。“妈，哪儿能让我们住？”

“问戴维斯总统去，”鲍威尔说道。“他手忙脚乱把老婆送出了城——可能有张床空着。”他朝他们扬了扬枪。“滚，该死的臭货。”

女人投过鄙夷的目光，赶着孩子们走入6月的暮色。远处的天空传来鼓鸣似的隐约的隆隆声。鲍威尔把枪塞进裤袋，走下石阶，一脚踢上园门。“找根绳子来，”他说道，头也不回。

艾什顿转身进屋，很快就回来了。鲍威尔关紧门，用绳子缠了好几个结。树叶悄悄滴着水。天际又传来了雷声。

两人汗淋淋地躺在床上。鲍威尔用他在做爱后经常如此的自言自语的声气说道：“昨天我同几个上等人谈起了征兵法。人人都认为这是胡来。难道我们是猴子，不管什么时候杰夫说声跳就得往笼子里跳？至少，绕开这条法律的办法还是有的。”

艾什顿头靠在他多毛的胸上，用手指在他乳头周围划着圈。“什么办法？”

“比方说，有一百二十个奴隶的人可以免役。杰夫王总不见得会跑到瓦尔多斯塔去查明我那一百十八个奴隶是虚头。”他吃吃笑了。

“我爱你，”艾什顿轻声说道，“但是有时候我真的不了

解你。”

“为什么？”

“你嘲笑杰夫王的征兵法，可是里士满本城人一大半都逃命走了，你还留在这里。”

“我要保护自己的东西。这里面包括你，亲爱的伙伴。”

“我要加一句，也是成功的伙伴。”

“很成功。”

“你是我留下来的原因，拉马尔。”这是真话，但是还有些意思没说出来。有时候炮火把她吓得要死，她真想马上跳上火车逃走。她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怕自己一露出怯意，鲍威尔就会把她扔了。

她太需要他了，不能让他给扔了。在拉马尔身上，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会出人头地的男人，一个不但在邦联，而且如果邦联完蛋了也总有一天能在别处飞黄腾达、有财有势的男人。她不能让到手的鸟儿飞了。

她吻了吻用手指拨弄着的他的乳头，接着说道：“可怜的詹姆斯一天到晚催我走，我想方设法支吾他。”

他亲了亲她的脸。“你行。我不愿意你当软骨头，象那个暴君的老婆。”

软骨头？她想道。开玩笑。艾什顿无论同哪个男人勾搭，从来是绝对的主人。除了鲍威尔，其他男人个个对她百依百顺。鲍威尔的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她不能控制他。

“你真的讨厌戴维斯，是不是，拉马尔？”

“谢谢你别这么大惊小怪。是的，我讨厌他——里士满同我一样看法的人够一两个师的。他如果为人硬气，哪怕专制些我也支持他。可是他软弱。无可救药。麦克莱伦将军离开这张床已经不到十二英里，这还不是证明？必须制止杰夫

王，否则南部要断送在他手里。”

“制止——”

“是的，我就是这话。”卧室里已是一片黑暗，弥漫着花园里的潮湿的芳香。尽管激动，鲍威尔的声音仍然沉着。

“要挽救邦联和扳倒不停犯错误的戴维斯先生不能光靠嘴说。要用更果断的办法，一举成功。”

裸着身体偎在他边上的艾什顿的眼前突然闪现了他朝来自梅卡尼克斯维尔的难民亮出来的左轮。当然，他决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不是。

同他怀疑有这么一个人存在，可又不知道姓甚名谁的男人一样，詹姆斯·亨通也讨厌美利坚同盟的总统，即使不指望他死，也巴不得他下台。6月份的形势再继续下去，看来南部同盟的总统在北佬手里逃不了这两个下场。

亨通整天坐立不安，吃不下，睡不着，连杰克逊在谷地打了胜仗以及斯图尔特率领一千二百人马包围了麦克莱伦部队的消息也没有令他高兴起来。斯图尔特领着人马在麦克莱伦部队周围团团转固然是一大成功，可是对解救被围的首都起不了多大作用。

财政部也忙着装箱，把亨通累得象奴隶。这也令他生气。叫他更丧气的是不知艾什顿成天往外跑是干什么去了。近来她经常不在家，一去就大半天，还从来不说上是哪儿去。

世界已经疯了。他交给管家霍默一管滑膛枪，格雷斯街的家靠这管枪挡住了难民和散兵游勇。他从未想到有一天会让奴隶手上有枪，可是在这种时世，要饭的到处乱窜，一天到晚还不停有一帮帮横眉竖眼的家伙跑上山顶听炮声或者观看

联邦军的大气球，你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他也常侧耳听枪炮声，还有列队去换班挖工事的队伍的鼓、笛声。他最烦的是昼夜嘎嘎不停进城的伤兵车，长串长串的，夜间点上灯看上去象过节似的还挺热闹。可是车上传出的声音跟教堂的过道和旅馆的门厅里一样，毫无喜悦的味道可言。医院里人满为患，后来的伤员只能躺在教堂和旅馆的地上奄奄待毙。

亨通只想赶快逃出这个城市。通过说好话、托人情，甚至出了比票价高两倍的价钱，他总算买到了两张火车票，不料艾什顿一口拒绝离城。她话音里嘲笑他兜里装着这两张票是胆小鬼。她真的是这么想，还是找借口？过去她从来也没有表现过任何爱国热情，这股勇气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她的情人？

有天傍晚，她还没有回家，他的笔尖断了，到她日常用来写信给女友的书桌上找新笔尖，无意间发现了一叠信件和单据。

“在拿骚的这笔银行账是怎么回事？”一小时后，他穿着衬衫，胳膊窝下雨片汗迹，把这叠信件往她面前一扔。“我们在拿骚没有银行户头。”

她一把抓起信件。“你怎么敢私下翻我的书桌偷看我的东西？”

他一缩身，退到临街的开着的高窗前。格雷斯街上挤满了临时当伤兵车用的南方捷运公司的马车。“我——我不是想偷看什么。我找笔尖——该死的，我干嘛要向你解释？”他一反常态，勇敢的喊道。“是你在欺骗我？这些单子是什么意思？我要求解释。”

“詹姆斯，冷静些。”她看到自己把他逼得太狠了。这